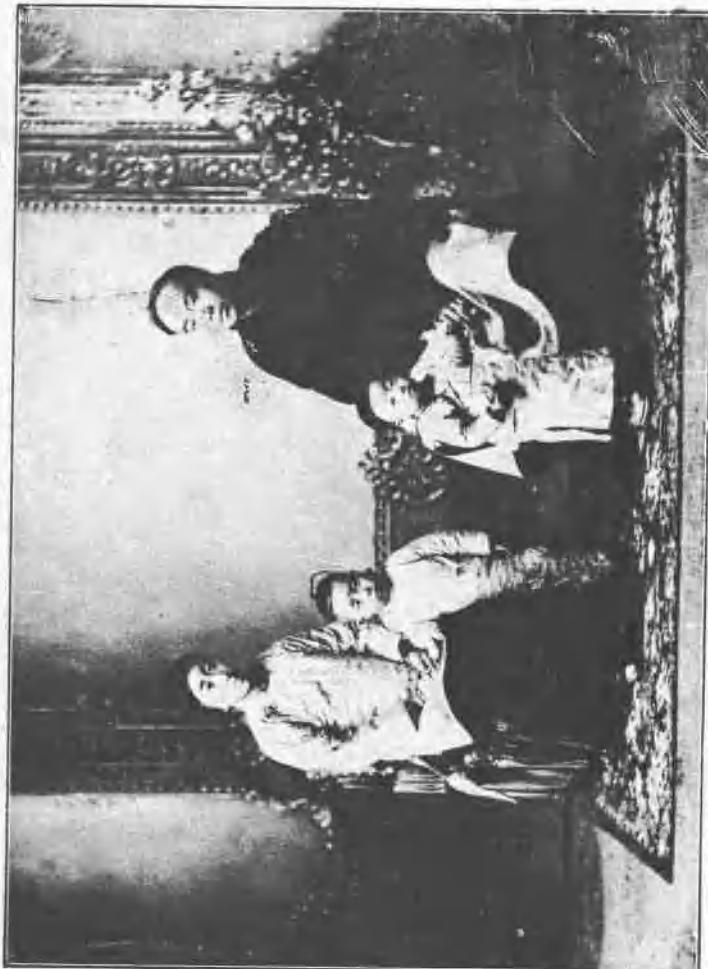


雲  
史  
悼  
亡  
四  
種

李威



默合在京十年夫婿客一家北三二年史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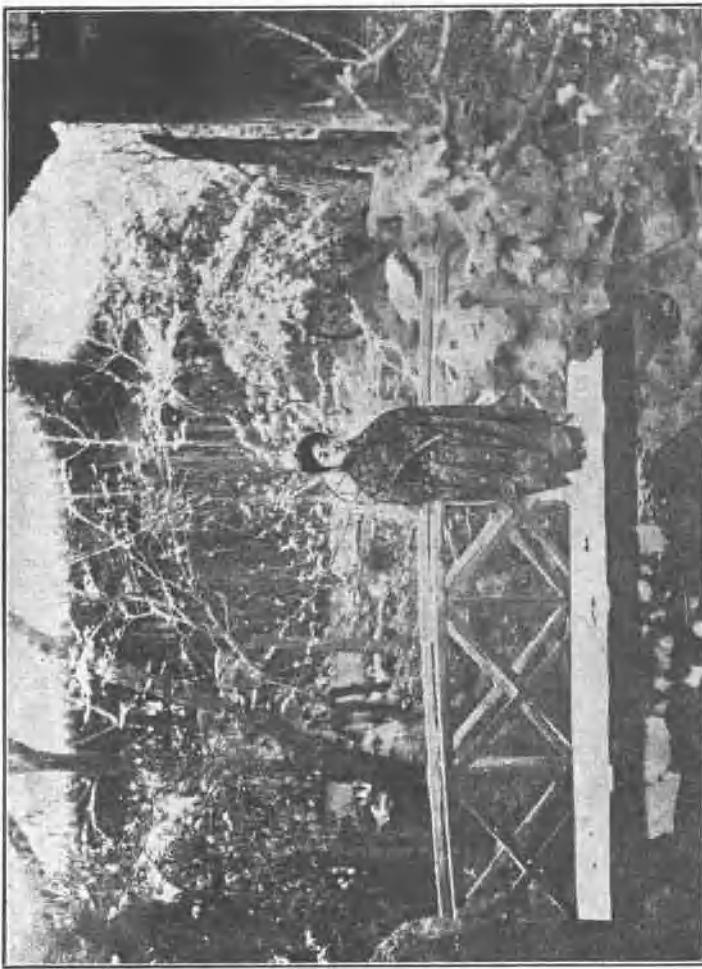
照圖臺樓雪晴人客饋



懷夫探人梅圖



圖 照 雪 踏 人 夫 客 館



人見不花梅見紙



楊段玄玄太へ  
書九

有寄は人手やら研高と參解 説得辨

ち康ち東源郎大よりの傳多難伴 わぬ

共傳多難伴

趙管擅才華曾經滄海月明錦  
瑟悵情思竟令玉谿哀悼

楊母徐夫人靈几

鼙聞絃斷何堪奉倩神傷  
東南拆吳楚驚見洞庭波起鼓

康有為拜輓

國

# 江上峰青

楊母徐夫人

靈鑒

康有為題

楊雲文先生題  
徐夫人書

# 他母模範

康有為題

書道研究會  
書道研究會  
書道研究會



雲史弟作謚妻記其遇其文皆世所無其愛既極其哀亦至爲

題四絕句以塞其哀

水精宮裏見雙仙。福慧雙修極樂天。夫婦人倫愛之聖。無雙譜內定雙傳。

夙世天人謫配中。前身天女德言容。近來夫婦道多苦。嘉耦如君世罕逢。

愛悼賢妻謚亦宜。禮緣情制復何之。記文一卷感哀豔。情文既至可傳奇。

佛說初禪在覺觀。皮包膿骨色空看。老死愛河應度過。諸天食享乃爲懽。乙丑十二月廿一日天遊化人康有爲題

謚妻記題後二首

斯也今元稹常裴並好逑。如何喪徐淑。無那澹高柔。旅夢寥黃鶴。愁吟赴白頭。懷哉百年意。江山漢祇東流。

地道代無終。余懷黯入宮。廿年傷逝在。舊感姓徐同。今日憐苟榮。何人憾通已。知憂爲愛欲。問色焉空。先室徐大  
人戊申卒

張騫

雲史宗丈懷夫人逝世後。降神於上海某壇。自述生前身後事甚悉。雲丈筆記之。爲題七絕六首。

神降于莘。事有無禮。家升屋信。皇呼三生石上。精魂在。未必真靈位業虛。

環佩空歸月夜魂。瓊花鏡影渺無痕。讀書種與神仙種。信是吾家不斷根。用疎香閣事

卅載夫妻仇饑情追思往事淚如傾。滔滔江漢無情水難洗。裏絃裂  
帛聲。

鹿車鴻案久生塵。無着天親不是親。三十年前同一夢。傷心曾是過  
來人。

錦瑟淒涼五十絃。數將絃柱盡華年。影梅盦語成追憶。更有靈踪死  
後傳。

珊瑚何事苦來遲。一到仙山路更岐。爭似因緣成再世。玉環留與會  
佳期。

宗晚德輝謹題

# 楊坼論妻記

江東楊坼撰

雲史一字思謙

茫茫宇宙悠悠古今從無始來以至無窮其間若有想若有情一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如萍水之偶然相值而美之終身曰百年實則無始來之一剎那無窮盡之一剎那不亦微細哉雖然於無量百千萬億劫中而有我數十寒暑焉三千大千微塵世界中而有我家室居處焉無量恒河沙數一切衆生中不爲鳥獸蟲魚卵生濕生化生而有我乎體性靈焉則我之爲我顧不重哉乃復有人焉於無量百千萬億劫中而與我同其時於三千大千微塵世界中而與我同其地於恒河沙數一切衆生中不爲鳥獸蟲魚卵生濕生化生而與我同其類焉且同邦國同家室焉同食同宿同而寢同食枕焉同悲歡甘苦同東西南北父母我父母子女我子女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焉此其人於我爲何如哉今其人不能與我同生我且不能與之同死則我又將如何嗟乎自古聖

賢仙佛。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莫能矯造物。而違性情。夫亦曰。希望乎。未來寶貴乎。現在悼惜乎。過去而已。是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也。是則老曰忘情。情烏乎忘。佛曰無。相。相烏乎。無莊曰齊。物。物烏乎。齊。然則我妻徐夫人死我烏乎。不嘆息痛恨我於是私謚之曰懷。夫人言長懷之也。古無千金市馬骨者有之。自郭隗始。古禮夫不祭妻非后妃。無私謚婦人者。有之。自楊坼始。懷夫人徐氏。諱檀字體客。安徽南陵縣人。故國史館立傳漕運總督福建按察使徐公仁山。諱文達之長女。紐約總領事江南候補道乃光銅元局總辦廣東補用道乃斌之胞妹。江南鹽巡道乃昌之從妹也。幼秀穎聰慧。志趣高華。父母鍾愛逾於愛子。以家多鹽業。居揚州時。家門鼎盛。產業第宅甲於江都。夫人生長名聞。四溢。清桂方儀風蘭競秀。勳閥貴胄爭論婚。仁山公輒弗許。曰我長女如亢宗子。必令耦讀書種。不願富貴兒也。公富藏書圖籍。嘗指以示夫人。曰俟汝嫁悉以予汝。壻。光緒戊子。公以治河政績擢拜福建按察使之命入都引見。時余年。

十五夫人年十四矣我父母聞徐公有愛女美而淑亟以媒妁往亦不諧是年余論婚於合肥文忠公之長孫女伯行先生長女也壬辰李夫人道清來嬪又八年庚子李夫人卒生男子子三人宏祚 炎祚 昌祚女子子四人昌祚 殤余以李夫人賢傷之甚復恐子女抱閨嚮之痛弗忍再娶而羣稚在抱終鮮兄弟弗獲乎父母之命乃祝於李夫人之靈誓必三年而後娶我父母哀憐余意弗強焉婦服既闋又三年乃迎娶夫人於揚州時癸卯秋九月旣望也初余少年頗以文字負時譽與汪袞父公使伺鬯威太史翁澤之部郎有江南四公子之稱時新撥科第願婿余者夥殆十數家余輒謝之或曰君擇婦少所當意必如何而始可耶余笑應之曰豈不聞娶妻當如陰麗華世無其人甯鱠耳王寅夫人兄厚餘觀察入都傾蓋論交相得甚歡余素聞其妹有驚鴻之譽以賢孝聞顧以兒女多未敢道意會觀察請爲妹相佳子弟余曰當得何婿曰必得如君者可余乃效溫老奴自媒曰然則婿我何如觀察喜曰此我意也所不卽言

者李夫人貴盛未必當君意且妹質細弱君子女過多恐母氏有難色耳既而曰得壻如君尙復何求乃約隱匿之歸揚州繩余於岳母虞太夫人盛言楊郎美才而不言有子女遂諧虞太夫人擇壻苛甚不欲爲繼室且必贅於家自戊子仁山公卒後求凰者迨百家無當雀屏者乃於余則事隔十四年終復片言而合若有所待者是蓋有緣焉一時先父莘伯公自御史出爲陝安兵備道

先母曾太夫人挈余子女皆隨任漢中余獨留京供職戶部郎中聞余姻就諭速迎娶余曰未及三年不可失信於死者請再待來年然先母撫養劬勞余心至不安夫人旣來嬪新婚三日乃以實告夫人笑曰是我責也當紓親勞安李姊心分君憂耳余揖而謝之且告以前隱匿之非得已今後當累卿矣因述李夫人事嗟嘆其惻夫人以至誠懇之態度撫我溫語曰賢哉李姊當善視其孤義哉君也惟恐負人久而不忘九原甯復有恨我固喜小兒女業夫婦矣猶子且比兒况君骨血我骨血也何謝爲言時手剝龍眼數枚授余曰祝君有